

## 新民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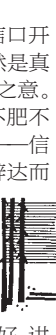
讲一下我所理解的“信达雅”，顺便讲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讲别的另当别论，讲这个我想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资格的。毕竟已经大大小小厚薄薄薄花花绿绿至少译了一百本书。如果我坐着而不是站着，差不多可以说译作等身了。同时我也有些犹豫：四十年翻译生涯的宝贝心得，就这么三言两语讲出去，说实话，真有些舍不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是因了王小波的一句话：我已经老了，不把这个秘密告诉年轻人，对年轻人是不公平的。不卖关子了，言归正传。

“译事三难，信达雅”。谁都知道，这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来的，很快成了一百年来世所公认的翻译标准。但严复只是提出来了，而把具体解释权留给了后人。人们也果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信、达”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难的是“雅”。众说纷纭，质疑也最多。听起来最为理直气壮的质疑是：难道原文是俗的也非译成雅的不可？

无庸说，“信”，也有任性、随意的意思：信手拈来、信步前行、信口开河、信口雌黄、信马由缰。这里当然是真实、确实、诚实、忠实，忠实于原文之意。不偏不倚，不即不离，不洋不土、不肥不瘦，不多不少。一言以蔽之，不伪——信哉斯言。“达”呢，达意。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辞不达意不成。一般理解为通达、畅达、顺达——达哉斯言。“雅”，古人说“辞令就得谓之雅”，大意是说话得体就是雅——雅哉斯言。也不光是说话，诸位

知道，穿戴也好，化妆也好，礼节也好，讲话写文章也好，房子装修也好，得体（就都是最不容易的。弄不好就弄巧成拙，走向反面：庸俗、粗俗、恶俗或者显摆、浅薄、浅陋。用东北话说，就是嘚瑟、臭美，穿上龙袍不像太子，扎上孔雀尾巴也照样是黑乌鸦。在这个意义上，雅乃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追求、审美理想，甚至审美的极致。如雅致、雅度、雅量、雅望，又如高雅、优雅、风雅、古雅、典雅等等。简言之，得体是一种艺术，雅是一种艺术、艺术审美、审美艺术。表现在文学翻译上，就是译文的艺术性、文学性，就是原作的文学审美功能的建构和忠实再现。另一方面，我认为达、雅，其实也是个信的问题，也是信的表现。就侧重面来说，信，侧重于语义忠实或内容忠实，属于文学翻译的形式层；达，侧重于行文忠实或文体忠实，属于风格层；雅，侧重于艺术忠实或美感忠实，属于审美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法语有句话说“翻译即叛逆”，即使“叛逆”，也要形式层的叛逆服从风格层，风格层的叛逆服从审美层，而审美、审美层是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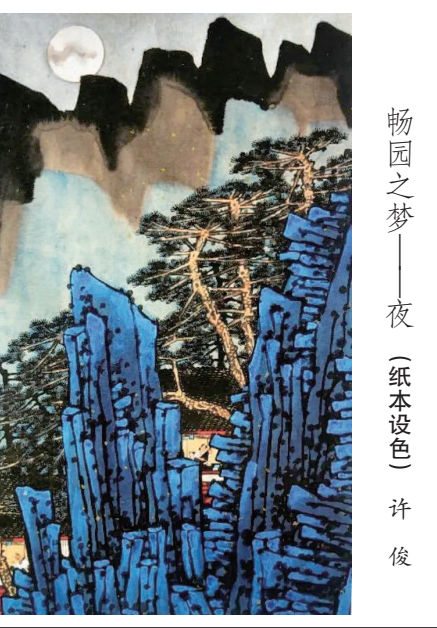
### 「信达雅」之我见



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所谓翻译观——万一我也有这宝贝玩意儿的话——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审美忠实。

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羨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时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也不敢举，得罪人不是我的目的。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强调一下，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说绝对些，没有再创造，就没有审美忠实，就没有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

好了，举两个信达雅成功的例子一起欣赏一下吧！英文汉译我虽然不太熟悉，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读书名言算是其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你看，英汉之间，妙而化之，天衣无缝。汉译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最服傅雷。他举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头一句为例：“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直译应为“大江的轰隆轰隆声，从屋子后面升上来”。而傅雷译成：“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喏，化人为己，水乳交融。换言之，信达雅浑然一体，斐然而成名译。日本文学翻译方面做得最好的，窃以为乃是丰子恺先生译的《源氏物语》。个别理解或有不足，但在整体审美意韵的捕捉和传达上，可谓鬼斧神工，无迹可求，无人可出其右。



畅园之梦——夜（纸本设色） 许俊

创建于2009年的静安现代戏剧谷，至今已出落花季一十有四。从时间上算，我和静安现代戏剧谷算是半路相识却一见如故的朋友。从初见至今携手六年，共同经历了戏剧最为艰难的时刻，终于迎来春暖花开。2017年，春，我带着两部作品，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和话剧《二马》第一次来到戏剧谷，静安现代戏剧谷观众朋友的热情令人难忘。也让我初次理解什么叫做“因为戏剧，城市有了温度”。

如果从我的创作经历上看，我和静安戏剧谷可称得上是挚友。他给予我莫大的信任、鼓励和支持。在我创作改编老舍先生文学作品的戏剧中，先后有四部作品登陆静安现代戏剧谷与上海观众朋友见面。其中《老舍赶集》作为戏剧谷邀请的首演剧目在艺海剧院登上舞台。戏剧是在剧场的一次邂逅，是台上与台下的共情，是创作者与观众真诚的

天气，心情也好，随同太太前往一家颇有名气的“纸包鱼”餐馆品尝美味佳肴。正忘乎所以地享受之际，陡然乐极生悲，一根鱼刺冷不防就穿过了口腔卡住了喉咙要道！要命了，一时间吃不得咽不得吞不得。

立马采取了除炙人口的民间疗法：大口吞饭团、拼命喝米醋……

措施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一律无效，鱼刺巍然不动！

兴冲冲出发，灰溜溜回家。满腹的好心情全被一根鱼刺戳破，真好似一瞬天开一瞬人间。

咽吐沫顿时惊动无数根针，直刺喉咙！晚餐只能是奢望。万般无奈打开手机百度查询“鱼刺”到底是何方妖孽，又该如何降服？方才一觅，顿时傻眼：我国每年起码有两千人死于鱼刺之手，有一位仁兄被鱼刺刺破食道插入主动脉，紧急送进心胸外科ICU！其间吐血、呕血、休克，经医院心脏外科、内窥镜、影像科、B超室、心胸外科ICU、胸外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科等十多个学科团队大动干戈，采用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术，方才拔出区区一根鱼刺，手术费高达人民币50余万元！网上案例记载有二，一在广东，一在山东。

众多吃瓜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笑言，这一回可是吃了“史上最贵的鱼”！

如此这般，我辈岂敢怠慢岂敢耽搁？当即打的赶往一家声名显赫的三甲医院挂号耳鼻喉科急诊。虽然已是夜深，到了诊室门口竟然排队病人无数——天晓得，千篇一律全都是鱼刺作祟！

排在前面的一位女士是吃鱼刺很多的河鲫鱼时被卡住了，很不服帖地说，平常大鱼小鱼通吃，号称“吃鱼大王”见惯了大风大浪，怎么会阴沟里翻船，真是莫名其妙！

轮到她就诊了，门关上了。很久很久才出来，一脸苦笑地摇头，医生没找到鱼刺！

该我上阵了。一位年轻的军医头戴反光镜，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把我的舌头拉出拉进，折腾老半

## 一根鱼刺

管新生

天终于换来了一声叹息：找不到异物，明天看门诊去做电子喉镜检查吧。

临出门前心有不甘地追问了一句：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您拔了几根鱼刺？

呵呵，一半对一半，有拔出的，也有没找到的。

忽然就想起小时候去街道医院拔鱼刺的往事，医生头上的反光镜一照，压舌板一动，手到擒来，鱼刺乖乖拔出来了！日月如梭，世间万物皆在进化，焉知鱼刺不能练就一身瞒天过海的隐身大法？

第二天挂了下午的号，上午早已满员。午餐将就，一碗小馄饨，天可怜见，一说话一动喉结就是鱼刺针刺齐上阵，只能不知其味囫圇吞枣地一口入肚！怎料到，这居然成电子喉镜室。排队候诊的病人曲里拐弯一波三折地端坐长椅上等待叫号。

一头雾水退去，终于明白，原来这是一次简易手术——吸入式麻醉，内窥镜自鼻腔而入，下到喉咙口查找异物包括鱼刺，或镊或刀，手术取出。一头冷汗沁出。前年一次小手术，麻醉过后，心率骤降至每分钟40以下，几乎下不来手术台。一个病人出来，打着脚后跟追来了护士的一遍遍叮嘱：不能喝热水，不能洗澡，不能做剧烈运动……

时间过得真慢。谢天谢地，我的前面留下了七位。《第八个是铜像》，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牺牲

## 草亭放歌

王养浩

一日如初夏，绿园遍芳华。碧天白云鸟飞喧，处处如诗画。石桥小河鱼虾，夕阳西下，炊烟农家。

半春雨纷至，梦醒方得知。记否翠鸟上柳枝，春风甜滋滋。挥毫蘸雨雨丝，将春留置，随心唤之。

光看着我。排在我后面的一位资深女病人第一个清醒过来：如果是真的，你可以请医院退还你已付的手术费了。

没错！我一步闯进了诊室。女护士听完了我的故事，把手里的几张单子给了我，说，请到楼下挂号收费处去办理退款。

离开前问了一句：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吗？

她回答得绝妙：极少，偶尔有过。

大步流星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一天的阳光瞬时扑进了我的胸怀。

一个感觉，两个字：温暖。

加拿大又名枫叶之国，一百多种枫树遍布全国各地。枫叶在春夏之际碧绿青翠，秋冬时节则纷纷变色，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在加拿大，枫树除了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外，也产出枫糖，由此还衍生出一年一度的“枫糖节”。“枫糖节”历史悠久，不仅受到加拿大当地居民的喜爱，一到枫糖季节，就抓紧时间携家带口前往枫糖农场参观，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算好时间前来加拿大，躬逢其盛。

## 枫糖

王文献

枫糖的产出时间很短，一般是在每年的三四月份，气温介于摄氏零下5度到5度之间的几个星期。

枫糖农场会把农场里的屋子粉刷一新，场地打扫干净，欢迎大家前往品尝枫糖食品，同时也了解和观看古法制作枫糖的过程。

旅居多伦多多年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个传统节日，几乎每年都会去参加枫糖节，今年她邀我们同往。我们去的农场离多伦多市区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出发时骤然而降的漫天风雪，丝毫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枫糖的滚滚车轮，意外的好处是，这个向来热门的农场，当天客人不多，避免了人挤人的烦恼，所有活动更为有序地进行着。

枫糖的大规模制作，早已使用很先进的机器了，但作为枫糖节的保留节目之一，枫糖农场的工作人员，给兴致勃勃前来的游客们，准备了非常传统的制糖工具，还有一系列完整的制糖过程，让大家亲身参与，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能品尝到手工枫糖的绝佳风味。

枫糖制作的第一步是采集枫树液。在枫树上打好孔，插上一个塑料或金属的插头，再连上一根塑料管子，枫树液就会顺着管子慢慢地流入事先准备好的储纳容器里，过程相当缓慢。加拿大对于枫树液的采集，有很严格的规定：第一，树龄必须超过30岁，不足龄不行；第二，每个孔的直径不能超过12毫米，深度不能超过75毫米，每棵树每年只能打一个孔；第三，以前用过的孔，以后都不能再重复使用，须另外打孔，有的树上因此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孔，看着让人很是心疼；第四，每年抽取的树液，不能超过整体树液的10%，这都是为了很好地保护枫树。

枫树液采集之后，还需要慢慢熬煮蒸馏，才能成为可以食用的枫糖浆。大约35—45公升的枫树液，经过20到30个小时的熬煮蒸馏，才能产出约1公升的枫糖浆，真可谓“滴滴皆辛苦”，难怪枫糖浆的价格和上好的蜂蜜差不多。这么一了解，就觉得平日里看似寻常的枫糖浆，得来不易。

农场的工作人员会将刚刚熬制好的枫糖，慢慢浇在冰做的模具里，炽热的枫糖浆瞬间受冷后，便会凝结成膏状的太妃糖，用竹签缠绕起小小一团，在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慢慢品尝，真是人间美味。

除了枫糖，农场的餐厅也售卖其他用枫糖制作的美食，如枫糖松饼、枫糖咖啡、枫糖蛋糕、枫糖香草烤羊腿等，供游客购买食用。

枫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热量却比蔗糖、果糖、玉米糖都低，是一种既有营养又很健康的食品，深受大家的喜爱。

## 戏剧就是回故乡

方旭

息，能否被打动，我真是从心里没底。庆幸的是，戏剧谷比我的胆子大，给了我尝试的机会和可能。我壮着胆子走上舞台，一百分钟后，我听到了上海观众朋友们热烈的掌声。观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每一个创作者前行的力量之源。静安戏剧谷于我无疑是一所蓄能加油站。同年5月，同样改编自老舍先生小说的话剧《二马》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演，戏中古老的英伦气质与古老的剧场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剧场空间作为戏剧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在那一刻幻化出充满灵性的光芒，令人为之动容难以忘怀。在那一刻让我瞬间理解了剧场、空间与戏剧的关系，理解了——静安戏剧，全城有戏。

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有新的剧目创作完成，就会按捺不住地想带到上

海，带到戏剧谷与这座充满戏剧元素的城市空间共舞，汲取人文艺术通过城市空间传递出的能量。戏剧落幕启之时已成为国内外戏剧同行欢聚的节日，来这里可以尽情地展开想象，充分享受戏剧带给心灵的自由。来这里更像是回家，见见许久未见的朋友，问辛苦、道家。因为戏剧，城市有了温度。因为戏剧，心情沐浴阳光。

任鸣导演说，戏剧就是回故乡。我觉得，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为所有热爱戏剧的人以既现代又古老的城市构建起了一座“故乡”，一方抚慰心灵的空间。让我们在戏剧谷相会，一同感受戏剧带给我们的温暖、幸福和喜悦。

## 十日谈

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 责编:殷健灵

戏剧点亮生活，文化赋能城市，请看明日本栏。

